



音乐剧是听音乐还是看剧？ ——从中戏上演《家》说起

◆ 朱 光



中央戏剧学院早在1991年就开展音乐剧教学，是国内第一个设立音乐剧专业的艺术院校，第一届毕业生里有孙红雷。因而，当中戏实验剧团带着音乐剧《家》日前到上音歌剧院上演时，是颇令人期待的——在当前音乐剧市场票房几乎引领舞台剧总票房之际，国内最为专业的音乐剧教育团体会亮出怎样的作品？

毫无疑问，青年演员的歌喉和演技——无论是个体还是整体，都在市场上大部分音乐剧的水准之上。觉新、瑞珏、梅芬、觉慧、鸣凤等角色的扮演者，不仅歌艺卓越，并且个人的嗓音，在兼具深情款款的共性前提下，还颇有各自的辨识度。让观众仅从音色，就能“听”出谁是谁。可以说，演员的声音，具有一定角色塑造的能力。这一能力，也是市面上大部分音乐剧未曾具备的。市面上大部分音乐剧受观众欢迎的点——不在于角色塑造，而在于演员本色魅力。乃至演员演准根本不重要，演员演出后在后台与观众的见面，才重要。引发的后果就是——观众往往会诟病剧组“开盲盒”，亦即同一角色谁是ABCD角，在购票时观众并不知道，就有可能自己买的那一场并非是自己喜欢的演员主演。而《家》不存在这样的“盲盒”，大家都懂中戏的整体魅力大过单个演员。

大幕拉开，看得出这是一台舞美制作十分精良，布景道具颇符合“戏剧”要求的音乐剧。音乐剧，在叙事逻辑方面也是顺应戏剧要求的。形式服从于内容，因而音乐剧《家》的舞美布景等也是顺应现实主义话剧风格的，甚至比各类话剧版的《家》更浪漫。因为爱情的得失是

该剧的主旋律，所以当两对恋人月下表白之际，天幕如星空般璀璨，舞台上还“漂”着一艘木船，船上四人四重唱，很唯美。音乐剧本身具备的抒情功能，让舞美也抒情了起来。而当第一幕演至“迎娶”之际，中式婚礼展现出的现实主义风格还贯彻在雕梁画柱的中式建筑之上……每一个场景的舞美都让观众感叹：“这台戏下血本了！”

只是，得万分熟悉《家》的故事的观众才能顺应节奏十分快速的剧情推进——全剧也就两幕，以“学潮”为分隔。如果不那么熟悉剧情的观众，就会觉得该剧更像是“晚会”，每一首曲目就像是每一个节目：独唱毕，二重唱上，接着载歌载舞大合唱……只是这就会引发观众始终好奇的提问——音乐剧是听音乐还是看剧？

中国音乐剧开拓者三宝耕耘中国原创音乐剧不少于20年。他曾经在上海文化广场的一个音乐剧论坛里提及这个问题。他以实践经验和惨痛教训告诉大家：“表演、歌唱、舞蹈，这个音乐剧三要素里，表演最重要，因为音乐剧首先是戏剧。”音乐的表现，要融入戏剧的叙事。国外并没有“音乐剧演员”这个词，只有“演员”“歌手”“舞者”，而人选音乐剧的首先是“演员”而不是“歌手”或“舞者”。这也就是市场最受欢迎的“音乐剧演员”郑云龙，始终去演话剧、电影的初衷。他懂，因为他母亲是戏曲演员。

音乐剧首先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发展起来，因为好莱坞要扩大盈利——拍电影卖电影票换来的总收益肯定高于剧场内的戏票总和，因此才出现了歌舞片，如童星秀兰·邓波儿拍摄的一系

列电影以及《雨中曲》《出水芙蓉》等经典作品。时至今日，《芝加哥》《悲惨世界》《剧院魅影》等因音乐剧出名后翻拍成歌舞片的例子也十分常见。因为要拍成电影，观众对电影的期待是“要有故事”，于是音乐剧进入商业渠道，必须大大加强叙事性；而其本身编创团队也既懂戏剧又懂音乐，因此，把音乐融入戏剧轨道，是专业共识。

当前国际音乐剧市场大致分为德奥音乐剧、欧美音乐剧和法国音乐剧三大流派——区别在于音乐之唯美与戏剧之叙事乃至哲思融合到什么程度。因为一旦音乐要好听，就等于占据了演出的抒情时段，叙事时段被压缩。这就是为何欧美音乐剧尤其是美国音乐剧的叙事相对简单，倾向于合家欢主题更多的原因。而高感性与高理性兼容的德奥音乐剧，则擅长在经典叙事中，同时融入主题反思和华美乐章，如《伊丽莎白》《莫扎特》等，这样的音乐剧就往往要2个半小时左右。至于法国音乐剧就是——美，就好了，故事反正大家都懂。法国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其中代表，时长也近3小时。因此，选择怎样的故事，决定了音乐剧是否相对有更多“讨喜”的抒情时空。

因而，回过头来说中戏的《家》——它更像是法国音乐剧那一类，只是，其作为戏剧的框架结构更接近把故事迅速捋了一遍，与此同时，注重展现独唱、重唱、合唱等各种歌唱形式。如果不那么熟悉故事的观众，自然感觉像是一台晚会；如果十分熟悉故事的观众，大概率可以感受到剧情与人物塑造。不过，毫无疑问，选择《家》作为音乐剧的题材，是需要莫大勇气的。

当代视野中的“西郊农民画”

◆ 张立行

农民画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品种。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各地的农民画得到了各地政府的支持、倡导，发展迅猛。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陕西户县农民画、上海金山农民画等主要的农民画种就脱颖而出，名闻中外，成为新中国美术叙事中不可绕开的重要一环，并因此而兴起了中国农民画创作的四次热潮。

相较而言，上海长宁的“西郊农民画”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渐为人所了解、认识，但其却以独特的地域特色、艺术风格而成为江南地区有影响力的农民画类型。随着上海城市化发展的日新月异，长宁“西郊农民画”也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呈现了更为多彩的当代艺术风貌。

“西郊农民画”来源于上海长宁新泾地区传统的灶头画、蜡染画、手绘年画和各种民间吉祥图案，是当地的农民艺术家对农业劳作、乡村生活的感受和记录。沧海桑田，今天的“西郊农民画”就其题材内容而言，早已面目一新，更多的是以“农民画”的艺术表现手段来反映上海城市的发展变化和作者面对城市新貌的内心感受。“西郊农民画”在特定文化空间下进行的关于当地日常生活的社会性叙事，

也已成为新泾地区“对象化”的精彩本土视觉显现和当地民众表达情感的熟悉亲切的文化载体，并为区域的社会认同提供了基础。

长宁新泾地区离上海主城区“咫尺之遥”。改革开放令中国的都市不论是外貌景观还是精神特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给身处其间的艺术家带来了不尽的灵感。中国的农民画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是以乡土乡村自然为表现主旨的，城市经验处于这个艺术的总体性图景的边缘。然而，对于大部分新一代艺术家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来说，他们的记忆就是城市，他们从童年起就经历了持续不断的都市化进程，城市已经融进了他们的血液之中。在中国的美术发展史中，可以说还没有哪个时代有如此之多的艺术家来自城市。诸多新生代的“西郊农民画家”也不例外，他们的身份与前辈农民画家已然不



心理变化等却成为他们乐此不疲着力开掘的创作题材。当这些新生代的“西郊农民画家”崭露头角，在“农民画”创作中扮演主角时，他们对于传统乡土乡村乡镇的记忆，对于今天都市不拘一格、多姿多彩的大胆想象，让我们看到了“西郊农民画”在艺术呈现上更为现代多元的可能性。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现代都市不仅是一个地理实体和经济实体，它还是决定性的文化力量……无论城乡，关于生活的一切想象都必然是从都市出发的，一切价值都在都市背景下被重估。”当下的“西郊农民画”也面临着同样的命题，其作品的真正价值会逐渐在“都市背景下被重估”。也正如美术理论家胡绍宗教授所说的，今天农民画这个文化形式正朝着具有专业性艺术品格的方向迈进，成为国家展览机制中重要的展览类型。“同时，作为地方社会文化建设的特色项目，农民画的文化活动也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民生价值的城乡公共文化事业。”

艾娣雅·买买提的目光

◆ 郭靖峰

如果用流行于浙江的社戏，来比对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就会发现二者有几点共通之处，比如两者都发端于祭祀，形式都以群众性的艺戏、舞蹈观摩为主。但是，得麦西莱甫的发散色彩，并不是社戏的概念所能覆盖。关于麦西莱甫的学术研究，近年还是有一些成果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艾娣雅·买买提博士，她于2006年就完成了她的专著《一位人类学者视野中的麦西莱甫》。

艾娣雅·买买提是著名的维吾尔族丝路学者，也是一位多有学术贡献的人类学家。她在一封书信里写道：对我而言，用生命中一段时光走入民间，视线投入乡土社会，近距离接触绿洲聚落里活着的文化传统，是学术研究中难得的非学院派修行。人类学家的眼睛永远朝下，朝草根阶层看去。

在艾娣雅·买买提笔下，麦西莱甫，很像一根串联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的珍珠项链。这根珠链，甚至也和它的一些经济形态，依存并勾连。

在对内陆民俗的打量中，似乎不多见可以与麦西莱甫进行类比的同质欢舞形式。而另一方面，麦西莱甫又并非一个大满贯式的综合体。本质上，它仍是一个歌舞性的群众派对。即便麦西莱甫或发端于远古的祭祀仪式，但其群戏框架的纯粹，连同维吾尔族人对载歌载舞的偏爱，使它作为一种民俗，得以千古流传。

艾娣雅走遍天山两麓，以本民族后人的姿态，采访实录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再辅以其本人在留学时获得的人类学视角，由此提炼而出的学术发现，以及对麦西莱甫今昔的细腻描述，让我触摸到维吾尔族血液里的火烫温度，以及维吾尔族人的独特性格魅力。

千百年来，多门类艺术家和艺人，生动融合于麦西莱甫一门，他们得到了维吾尔族人的钦慕。人们也以参与此业为荣。有相当比例的维吾尔族草根传承者，最初的参与，并非出于温饱理由，而是因热爱与光荣。

麦西莱甫，这种歌舞群戏，除了满足形形色色的庆典之需，它还将人际的失和、龃龉和各类纠纷，以派对的手段来消弭，并就此达成某种和解约定，形成文书约束。这一切，让我看到了维吾尔族人独有的人性奔放、生存机

智、歌舞激情，以及对祥和的高度关切。在我眼里，麦西莱甫还含有一种深刻的部落式温情。作为一种草根文化的传统习俗，这一形式的生存能力，其坚韧性一如泥土和草木。

麦西莱甫，对于我这样的内陆城中人而言，越接近就越地贫。

麦西莱甫，有千姿百态的前缀主题。从婚礼麦西莱甫、丰收麦西莱甫、初雪麦西莱甫、道歉麦西莱甫，到和解麦西莱甫，多达上百种。不管什么主题，当用优质桑木制作的、两根琴弦的都塔尔响起，当热瓦甫响起，当手鼓响起，当男女齐唱响起，所有在现场的人，都定将沉浸于生之欢乐，并沐浴着一种平等尊重的暖阳。在男女舞者或刚劲或妩媚的肢体语言里，包括丑角的诙谐串场，麦西莱甫无论在田间或殿堂，都营造了维吾尔族人庆祝生之伟大的壮景。

此时此刻，南疆阿瓦提县麦西莱甫舞者的手鼓，砰砰的每一击，都打在我心上。那鼓边的金属片闪闪发亮，配合女人的裙裾俏丽飞扬。即便不在现场，已经足以让我热泪盈眶。

我将再度阅读艾娣雅的学术著作《一位人类学者视野中的麦西莱甫》，以谢谢维吾尔族人的麦西莱甫。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书展上的“卡夫卡托特包”为何大火？

◆ 邵 宁

在本届上海书展上，有一款帆布包火出了圈。这款“卡夫卡签名刺绣托特包”，出品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带了100个来参展，不料有人在“某书”上推荐后立马脱销，多次补货又被快速一扫而空，现在线上预售已近3000单。托特包有深咖和浅咖两种颜色，包上卡夫卡的签名十分醒目，上面还各有一句出自他作品的文字：“尽管人群拥挤，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孤独的。”“我会握紧你的手，只要你愿意。”

卡夫卡是出生在捷克的德语作家，这位保险小职员从20世纪初开始写作，著有《变形记》《城堡》《审判》等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变形记》看似荒诞实则深邃，“人变甲虫”寓意“人的异化”，惊世骇俗，奠定了他表现主义文学先驱的地位。而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主题也基本都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孤独。他被尊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对后世影响很大。不过，卡夫卡肯定没想到，在100年后的上海书展上，自己又火了一把。开个玩笑，此时的他不是变成了甲虫，而是变成了托特包。

同样火爆的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展台集章区，这里有12位作家的寄语印章，如“不必匆

忙。毋须闪光。除了自己之外，不必成为任何其他人——伍尔夫”“永恒只是一瞬，刚好开一个玩笑——黑塞”“我写出了寂静无声，写出了黑夜，不可表达的我已经作出了记录——兰波”。集章区人头攒动，男女老少都乐此不疲，为了盖章甚至愿排队一小时。而咔嚓咔嚓盖章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朋友圈或社交媒体。

这些与文字有关的文创为何大火？分析一下，挺有意思，也不无启迪。

首先，是产品独具创意。外国作家、经典文学原本就是大IP，从中选取一些元素，融入设计者的创意，并不鲜见。但究竟选择哪个IP，以何种形式呈现，还是很有讲究的。以“卡夫卡托特包”为例，托特包，英语为“Tote bag”，是一种大型手提袋或购物袋，这款帆布包的配色与设计，十分复古文艺，并采用刺绣工艺绣上德文的句子和签名，便有了不俗的审美趣味。其次，这些文创契合了年轻人追求个性、时尚、实用的心理。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成功的文创都融合了东西方文化，同时也体现出简单轻松的生活态度。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售价定位，一个托特包定价78元，容量大，很实用，符合“大部分网红产品都不昂贵”的原



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那就是，文字、文学在今天依然有着无可替代的力量。曾几何时，文字阅读被读图、被刷短视频所替代。但是，文字承载着一代代人的思想和文化，也是人类的精神根源所在；文学作品则是作家用文字表现其独特心灵世界的产物。文字和文学拥有其他样式的载体无法替代的价值。就拿印章上12位作家的名句来看，无不出自他们心灵的哲思，凝聚着他们的人生智慧和社会洞察。

尽管抢购“卡夫卡签名刺绣托特包”和排队盖章的90后、00后，可能并没有完整地读过卡夫卡的一部作品，但如果因为被他的一句话所吸引而去翻开他的一本书，那么，“卡夫卡变成托特包”无疑更有意义了。

把文字转为文创，也给从事相关行业的人们

对话，当代艺术传播的打开方式

◆ 华心怡



对话，是蛮要紧的一桩事。

该朋友，是要对话的，对着对着，就看到了眼，定了终身。

对话的主体一般是人。那么，对话的双方，若不是活物呢？比如，《敦煌遇见卢浮宫》。没错，这是本书。书中展开的，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对话、文明对话。本周落幕的书展上，这样的“对话”格外吸引人。

但今天，我们不作书评，只是以此为出发点，聊一聊艺术的发生与传播如何在当代有了更多的打开方式。《敦煌遇见卢浮宫》的作者是罗依尔。他曾在法国留学攻读艺术，他也在敦煌守望研习。罗依尔将敦煌莫高窟艺术与卢浮宫藏品用对比的方式展开叙述，引发读者发散性的思考。比如，他将断臂维纳斯与莫高窟45窟的左肋侍菩萨放在一个章节，他们的站姿共通，但眼神与身材不同，于是便可论及东西方哲学及审美的区别。又比如，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是一个已经完全成熟的IP，人们都知道他画下的女性优雅和谐、圆润秀美，那么如果拉斐尔来到莫高窟，他最喜欢的飞天形象会是一个？不同区间、不同频率的对话，激发出人们不同维度的思考，此为极妙。

比起作者这个身份，罗依尔更出名的标签应该是“艺术脱口秀”创始人。他的受众有多少？有人说：“80到80岁，再减去笑果的粉丝数。”是否夸张？传播艺术，真的那么好吗？好做，但也不好做。好像是因为，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之后，人人开始做精神世界。向往美、追求美、品鉴美，于是，艺术便有了更开阔、更接地气市场，但不好做也是真的。罗依尔刚做脱口秀的那段时光，他和笑果共用一个剧场。后者登场，座无虚席，时常还有人站着看完全场，意犹未尽，似乎所有的热情都已倾尽，哪怕啃透了央美、国美的年鉴挖掘新

梗；待到打着“艺术牌”的罗依尔登场，席间稀疏，意兴阑珊。空气似也稀薄起来，桌上的烛光浑浊虚渺，升起一小撮黑烟，写着一股子懒散。

艺术的听众，艺术的观者，是需要时间和养分给予成全的。

所以，以生动的方式，凭通俗的表达，借巧妙的出圈，艺术能够通往更大众的领地。中国传统艺术珍藏中，器物是很重要的组成。但其传播，比起书画，似乎更偏冷门。在吴文化博物馆，有一场“吴地文物再想象特展”，这是“国宝动漫计划”的一部分。原来，国宝还能这么玩。9件国家一级文物，由9位青年艺术家再创作。于是，唐镜，能照出古时贵妇的盛世容颜，今天大概也能满足博人的出片需求；于是，很久以前，嵇康一人一琴留下千古传说，很久以后，独立音乐人玩转“电音古琴”成为拥有百万粉丝的大V……这些不是伎俩，不是噱头，是让千百年前中华大地凝结的智慧之光，重回21世纪的都市生活之中，并受我们注目、为我们所乐道的技巧。

渐渐地，艺术脱口秀有了稳定和忠诚的拥护者。看着罗依尔脱口秀长大的孩子也上了大学，步入了社会，常常回他的舞台再来吸取新知。渐渐地，那些曾经感觉晦涩艰深的古早遗留，包裹着活灵活现的故事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渐渐地，物理空间和时间空间不可思议的两两相望，却因为充满想象力的嫁接，生出火花，启人心智……这所有的对话，都成了艺术新的打开方式，由此促成了中国传统瑰宝的“新生”。

何以为美？愈探索，愈美丽；愈交融，愈美丽。

施皓敏 青花猫

